

择天记

Zetianji

壹

猫腻 著

是天择我，还是我择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青藤六院、神国七律、八方风雨 谁能逐鹿苍穹

· 起点中文网、创世中文网、腾讯文学、云起书院众多白金大神联合推荐！ ·



吉林美术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择天记

猫
腻

猫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择天记. 1 / 猫腻著. — 长春 :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575-0002-3

I. ①择… II. ①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3342号

择天记 壹

作 者 猫 腻
出 版 人 赵国强
责任编辑 陈 鸣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300千字
印 张 19.5
印 数 1—30 000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网 址 www.jlmspress.com
印 刷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75-0002-3

定 价: 29.80元

目 录



1	序	下山
11	第一章	我改主意了
16	第二章	为什么
21	第三章	这是个俗气的名字，但，是我的名字
26	第四章	天道院
31	第五章	青衣少年三十六
36	第六章	开卷有喜
41	第七章	陈唐相遇
46	第八章	摘星
51	第九章	我有做错什么吗？

56	第十章	何日上青云
61	第十一章	这两个家伙
65	第十二章	让人无话可说的朋友（上）
71	第十三章	让人无话可说的朋友（下）
76	第十四章	徐有容
81	第十五章	一只黑羊
87	第十六章	一所学院
92	第十七章	国教学院的新生（上）
97	第十八章	国教学院的新生（中）
102	第十九章	国教学院的新生（下）
107	第二十章	第一页
112	第二十一章	读书的方法
117	第二十二章	就这么简单
122	第二十三章	星之海洋
127	第二十四章	万千星辰，只取一颗
132	第二十五章	甘露台与百草园
136	第二十六章	厚积
141	第二十七章	已多年
146	第二十八章	翻墙遇见黑袍
151	第二十九章	一言惊风雨
163	第三十章	旧书换新天
168	第三十一章	天塌下来的时候，他在身前

174	第三十二章	先生，你就收了我吧
181	第三十三章	拜师（上）
186	第三十四章	拜师（下）
193	第三十五章	淫贼？废物？
198	第三十六章	谢谢
205	第三十七章	第一堂课
211	第三十八章	指点
215	第三十九章	从百草园到国教学院
220	第四十章	第一夜
225	第四十一章	庄换羽
230	第四十二章	笑声
235	第四十三章	宗祀所的小怪物
246	第四十四章	我叫落落
255	第四十五章	虎虎生风
261	第四十六章	茅秋雨
266	第四十七章	剪影与青橘
271	第四十八章	榕树上
278	第四十九章	教棍
285	第五十章	铜针
289	第五十一章	有些乱
295	第五十二章	赴宴
300	第五十三章	未央宫中



序 下山



世界是相对的。

中土大陆隔着海洋与大西洲遥遥相对。东方地势较高，那里的天空似乎也高了起来，云雾从海上、陆地上升腾而起，不停地向着那处飘去，最终汇聚在一起，终年不散。

这里便是云墓——世间所有云的坟墓。

云墓最深处隐隐有一座孤峰，峰顶直入虚空，不知通向何处。

传说中，世界由五个大陆组成，每个大陆都有不同的风景，只有那些进入神圣领域的强大生命才能看到所有的风景。对于普通人来说，传说只是传说，他们不知道其余的大陆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去，不知道云墓里那座孤峰便是通往其他大陆的通道。

自然，也没有谁见过云端之上的风景。在这里，平静的云层像白色的丝绵向着四面八方蔓延，似乎没有尽头，上方的虚空镜面后是无尽的黑色深渊，里面有无数颗星辰。

忽然间，有两颗星星亮了起来，越来越明亮，原来是在向着镜面高速靠近。那两颗星星来到镜面的前面，轮廓才变得清晰了，原来是两团神圣洁白的火焰。

隔绝真实世界与夜空之间的镜面上出现蛛网般的裂缝，然后瞬间修复。

那两团神圣的火焰，已经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出现在镜面另一边的真实世界里，淡薄的空气，被灼烧得不停波动变形——那不是神火，只是它的眼睛。

整个世界，因为巨大的改变而不安，光线不停地折射，云面上出现一道如山般的阴影，空间开始撑拱变形，似乎可能被挤裂。



一条黄金巨龙，出现在虚空与云层之间。

远方那轮红日，被它巨大的身躯完全遮蔽，云层上方数万公里的世界，因此而黯淡起来，四周的气温急剧地下降，云中开始有霜结晶，反射着无数缕光线，变成怪异的闪烁的水晶镜面一般。天地因之变色，这便是顶级生命的威严。

黄金巨龙俯瞰着这个世界，眼神漠然。

云端上的风景，它看过很多次。

黄金巨龙向着天边那座孤峰飞去，快要接近的时候，恐怖巨大的龙躯，向云雾深处沉入，就此湮没不见。无尽的雾气被恐怖而巨大的身躯破开。孤峰崖间乱石嶙峋，陡峭至极，没有植物，连苔藓都没有，死寂一片，就像是坟墓。

就这样向雾深处飞行，经过漫长的日夜，不知究竟飞了多远，却始终还是在雾中，没有遇到别的事物，只是隐隐能够看到崖间出现了青苔，云雾也比最上方要浓厚了很多，或许是自我挤压的关系，云雾里开始形成很多结晶，那便是水滴，于是空气也湿润了起来。

黄金巨龙对这些变化没有任何兴趣，继续向着下方飞行。

孤峰里的植物变得越来越多，云雾越来越湿，水滴落在崖上，渐渐变成无数道青叶粗细的水流。无数道细细的水流，在崖间汨汨流淌着，落入雾里。

黄金巨龙看着孤峰间的万涓细流，眼瞳里的神情也变得凝重了很多，两团神火愈发幽然——这里是所有云的坟墓，也是所有水的源头。

无数道水流，从孤峰间落下，它只看其中一道。

黄金巨龙在雾中，随着那道溪水沉默下飞，经历无数日夜，似将永无止尽地地下坠，然而就在某个时刻……它面前的雾散了。

云雾之下，是地面。

云雾的下缘很平滑，完全依着地面的起伏，完美地保证了云雾与地表之间，有五尺的距离，刚好是一个人类的高度，似乎来自造物主的设计。地表与云雾之间五尺的空间，通向遥远的地方，远处隐隐有光线，却看不到太阳，地表上，有无数道溪流。

雾气在巨大的龙首前消散，露出地面以及那条小溪。

溪水来自孤峰里的湿露，清澈、平静、冷冽，溪水里漂着一个木盆，盆里有几层麻布，麻布上有个婴儿——婴儿脸色微青，闭着眼睛，明显刚出生没有太长时间。

溪上的雾像花一般绽放，开出无数花瓣，拥挤、涌动、破散、嗤嗤作响，一颗比宫殿还要巨大的黄金龙头，缓缓探出云雾，来到溪面上。

溪面与雾之间的五尺距离，对它来说很窄——黄金巨龙的身躯隐藏在雾里，龙首也有部分隐藏在雾里，显得愈发威严、神秘、恐怖。

黄金巨龙静静地看着溪面。

木盆还在溪水里微微起伏。

渺小的木盆中，是被抛弃的、闭着眼睛的、脸色发青的新生婴儿。

雾渐流散，一切恢复宁静。

然而，宁静只是暂时的……雾气深处，甚至直到孤峰附近，几乎在同一时刻，响起无数凄厉、恐慌的啸声与号叫！

本以为静寂无生命的世界里，原来隐藏着那么多飞禽走兽，雾中到处是扑扇翅膀的声音，独角兽慌不择路撞断万年巨树的声音，甚至有一声极清亮的凤鸣！

一道神念形成的无形火线，从溪畔向着天际蔓延而去，湿漉漉的草地，顿时变得干燥无比，甚至就连溪里的水草，边缘都蜷缩了起来！

黄金巨龙眼瞳里依然没有什么情绪，高贵、漠然、君临天下。

云雾下方世界万兽奔逃，它不在意，即便是那只雏凤，它也不在意，它只是盯着眼前这条小溪，盯着溪上的木盆。孤峰落下数十万道溪流，它只盯着这道溪。时隔三万年，它再次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盆中这个婴儿，怎能挪开眼光？

一条很细的光丝缓缓落下，那条光丝外表是金色的，里面则是神圣的洁白，仿佛能够自行发光，光丝前端极细，后段渐粗，直至如儿臂一般，表面极为光滑完美，尤其是从深处透出的光泽，更添美丽。

这条光丝的材料如金似玉，给人的感觉应该很沉重，实际上却很轻，随着

溪面上的微风不停摇摆，仿佛在舞蹈，想要轻触那个木盆，却又瞬间收回。

那是黄金巨龙的龙须。

此时，黄金巨龙眼瞳里的神火，已经变得不再那般永恒稳定，漠然已经被思索所代替，似乎在犹豫些什么。两条龙须的前端，像轻柔的手指，在溪上木盆的边沿轻轻触碰，似在抚摸，实际上却并未真实地接触。

这条黄金巨龙已经度过了极为漫长的岁月，拥有难以想象的智慧，然而此时那个木盆，却似乎是它无法解开的难题——它眼瞳里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复杂，有渴望，也有警惕、犹豫，最后变成了挣扎，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有意的，小溪上方的风势微变，那道本应擦着木盆边沿掠过的龙须轻轻一颤，终于第一次真正地接触到了木盆，甚至在盆中婴儿的耳下擦过！

就是这样轻微的接触，便产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黄金巨龙眼瞳深处的两粒神火，轰地一声散开，变成万千星辰，那片星辰海洋里，赤裸裸地流露出冷酷而贪婪的欲望！

那份欲望，是赞美，是动容。

是对生命的赞美，是因为生命而动容。

是生命最原始的渴望。

黄金巨龙看着溪上的木盆，张开了嘴，龙息如碎玉般倾泄而出。

盆里的婴儿依然闭着眼睛，根本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溪水被阴影笼罩。

龙息落在木盆的四周。

下一刻，木盆及盆里的婴儿，便会成为黄金巨龙的食物。

就在此时。

一只手落在木盆边缘，把木盆向溪畔拉去！

那是一只满是伤疤的手，有些瘦弱，很小。

哗哗的水声里，溪水荡破，那只手拉着木盆，拼命地向溪畔跑去。

那只手的主人，是一名三四岁的小道童。

小道童把木盆拉到溪畔，藏在岸石和自己的身体之间，然后转身，抽出腰间的剑，望向溪面上那颗恐怖的、巨大的黄金龙首。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小道童。

他瞎了一只眼睛，缺了一只耳朵，先前在溪里拼命奔跑时，看得出来腿也有些跛，看那空荡荡的袖管，就连手也只剩一只。

难怪他只能把木盆藏在身后，才能拔出剑来。

看着溪面上的巨大龙首，小道童脸色苍白，牙齿格格作响，不是被冰寒溪水冻的，而是因为心中的恐惧。

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真实的龙。他甚至不知道龙是什么，他只知道害怕，但他却没有逃走，而是拿着那把单薄的木剑，把盆严严实实地挡在身后。

黄金巨龙神情漠然地看着小道童，只有同样进入神圣领域的超级强者，才能看出它眼瞳最深处的愤怒与冷酷。

小道童喊着什么，脸色苍白，恐惧异常，却没有松开手里的剑。

黄金巨龙愤怒起来，龙息笼罩了小溪两岸，死亡即将到来。

小道童手里的木剑落到水中，他转身把木盆抱进怀里。

黄金巨龙身上的鳞片与雾气磨擦，溅起无数天火，溪水开始燃烧。

便在这时，一个中年道人出现在溪畔。

中年道人看着溪面上的黄金巨龙，神情宁静。

溪面上的天火，忽然间熄了。

黄金巨龙看着那名中年道人，发出一声龙吟！

龙吟极为悠长，仿佛永远不会停歇一般，那是极复杂的音节，听着就像是最复杂的乐曲，又像是自然界最恐怖的飓风的声音，夹杂着难以想象的威力！

中年道人看着黄金巨龙，说了一个字。

那是单音节的一个字，发音极为怪异难懂，似乎根本不像是人类的语言，片段里便仿佛蕴藏着无穷的信息，古意盎然！

黄金巨龙听懂了，但它不同意。

于是溪面上的雾剧烈地涌动起来。

龙息到处喷吐，溪畔湿漉漉的草地与树林，瞬间变成恐怖的火场。

那名小道童背对着小溪，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恐惧地低着头，闭着眼睛，只是把怀里的木盆抱得紧紧的。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溪畔终于安静下来。

小道童鼓起勇气，回头望去，只见溪水清澈，溪两岸的火也已经熄了，只有被烧焦的树木与烤裂的石头，在述说先前那场战斗的恐怖。

云雾深处传来一声龙啸。啸声里满是痛楚、不甘和怅悔，它在告诉整个世界的五个大陆，自己先前的犹豫，带来了怎样沉痛的遗憾。

小道童吓了一跳，单手抱着木盆，从溪里一瘸一拐地爬上岸，走到那名中年道人的身边，怯怯地望向云雾深处。

中年道人伸手掸熄肩头的火焰。

小道童想起什么，有些困难地把木盆举起来。

中年道人接过木盆，把盆里那名婴儿轻轻抱起，右手指尖隔着麻布，落在婴儿的身体上，下一刻，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你的命……真的很不好。”他看着被麻布裹着的婴儿，怜悯地说道。

东土大陆的东方，有个叫西宁的小镇，小镇外有条小溪，溪畔有座山，山里有座庙，庙里却没有僧人，只有一名中年道人带着两个徒儿在此修行悟道。

山是无名青山，庙是废弃佛庙，两名徒儿大的道号余人，小的叫陈长生。

西宁镇在周国境内。大周王朝自八百年前起立道教为国教，直至如今正統年间，国教一统天下，更是尊崇，按道理来说，师徒三人应该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无奈西宁镇太过偏远，那座破庙更加偏远，平日里人烟罕见，所以只能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

道人，自然要修道。当今世间修行法门无数，那中年道人所授的道法，与别的宗派道法截然不同，不讲究修行体悟，不理睬命星坐照，不关心神魂淬炼，只是一字记之曰：背。

余人自幼便开始背诵道门典籍，陈长生更是刚睁开眼睛便要被迫对着那些泛黄的旧书发呆，他最开始认识的东西便是满屋子的道经典籍，学会说话后便开始学认字，然后便开始背诵那些道经典籍上的文字。

诵而时习之，以至能够倒背如流，这便是破庙里两个小道童的生活。

清晨醒来，他们在背书；烈日炎火，他们在背书；暮钟沉响里，他们在背书。春暖花开，夏雷震震，秋风萧瑟，冬雪凄寒，他们在垄上、在溪畔、在树下、在梅边，捧着道经不停地读着、背着，不知时间之渐逝。

破庙里有整整一间屋堆满了道经书卷，余人7岁的时候曾经无聊数过，足足有三千卷，大道三千卷，一卷或数百字，或千余字，最短的《神明经》不过314字，最长的《长生经》却足足有两万余字，这便是他们要背下的所有。

师兄弟二人不停地背诵，只求记住，不求甚解，他们早就清楚，师父永远不会回答自己对道藏的任何疑问，只会说：“记住，自然就能明白。”

对于世间那些贪玩的启蒙孩童们来说，这样的生活实在是难以想象，好在青山荒僻，少见人烟，无外物萦怀，可以专心，两个小道童性情特异，竟也不觉得枯燥乏味，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背着，不知不觉便过了数年。

某一天，数年没有停止的读书声戛然而止。两个孩子坐在山石上，肩并肩，一本书搭在两人膝盖上，看一眼书，又相互对视，都有些神情茫然。

此时他们已经背到了最后一卷，却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看不懂，这卷道典上的文字很陌生——准确来说是很怪，那些偏旁部首和笔画明明都认识，组合起来，却成了完全古怪的东西，怎么读？什么意思？

二人回到庙里，寻到中年道人。

中年道人说道：“大道三千，你们看的是最后一卷，这卷1601字，相传其间隐着天道终义，从来没有人能够完全领悟其中的意思，更何况你们？”

陈长生问道：“师父，你也不懂？”

中年道人摇头说道：“没有谁敢说自己真的懂，我也不能。”

师兄弟对视一眼，觉得有些遗憾，虽然还是小孩子，但把三千道藏背到今日，只差一卷未能竟全功，自然不会喜悦。但毕竟不是普通的小孩子，从懵懂时便开始与道经相伴，性情也有些清淡，二人准备转身离开。

便在这时，中年道人继续说道：“……但是我能读。”

自那日起，中年道人开始讲授道典最后一卷的读法，逐字传授读音，那些发音特别怪异、很简单的单音节，却要利用喉咙里的某块肌肉，对声带也有特殊的要求，总之，不像是正常人类能够发出的声音。

陈长生完全不明白，只是像小鸭子般，老老实实按照师父教的发音模拟，余人却偶尔会想起很多年前在溪畔，师父对着那个恐怖生物说出的那个字。

余人和陈长生用了很长时间终于掌握了那1601个字的读音，却依然不解其意，问中年道人也得不到解答，其时，他们已经在这最后一卷上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然后他们开始像以前那样，捧着最后一卷继续诵读，直到能够背下。

当他们以为自己终于摆脱了背道典的生活时，中年道人要求他们开始读第二遍，无奈的孩子被迫再次开始重复，或者正是因为重复，这一遍对道藏的诵读，他们反而觉得辛苦许多，甚至觉得有些苦不堪言。

也正是到这时候，他们才开始生出不解，师父为什么要自己二人读这些道经？为什么不教自己修行？明明道经上面写过，道人应该修道，应该追求长生才是啊。

其时，余人10岁，陈长生6岁半，也正是在这年秋天，有白鹤破云而来，带来了远方故人的问候以及一封绢书，绢书上写着生辰八字还有一份婚书以及信物——某位曾经被中年道人所救的达官贵人，想要践行当年的承诺。

中年道人看着婚书微笑不语，然后望向两名徒儿。余人摆手，指着自已那只不能视物的眼睛，微笑拒绝，陈长生神情惘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糊里糊涂地接过婚书，从此便有了一个未婚妻。

其后数年间，每逢年节时，那只白鹤便会破云应期而至，带来京都那位贵人的问候，还会捎带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小礼物，送给陈长生。

陈长生渐知世事，知道婚约意味着什么，每每在夜里，借着星光看着那封静静躺在抽屉里的婚书，他有些说不出的感觉，想着那位听说与自己差不多大的未婚妻，有些宁静的喜悦，有些害羞，但更多的是惘然。

平静的读书生涯，在陈长生10岁的时候，出现了一次意外。某夜，他第72次重新背诵完道藏最后一卷的1601字后，忽然觉得自己的意识飘离了身体，开始在青山里的树林里飘浮，他就此昏睡不起，身体开始散发出一种异香。

不是花香，不是叶香，也不是脂粉香。说淡，却在夜风吹拂下久久不散，说浓，飘入鼻端，却是那般地缥缈，不像是人间能够出现的香味，无法捉摸，极力诱人。

最先发现陈长生情况的是余人，闻着那道异香，他的神色变得极为严峻。

被树叶遮蔽得略幽暗的青山里，有狮吼虎啸，有鹤舞蛟突，有本应夏夜才会出现的如雷蛙鸣，青山东方那片无人敢进的云雾深处，隐隐出现一道巨大的阴影，不知是何生物。在无数生命贪婪、敬畏眼光的注视下，陈长生散发着异香，闭着眼睛沉睡，不知何时才会醒来。

余人在榻旁拼命地扇着风，想要把陈长生身上的香味扇走，因为那道香味让他口齿生津，让他生出一种很古怪、很恐怖的念头，他必须扇风，把这个念头也扇走。

中年道人不知何时来到了厢房里，他站在榻畔，看着紧闭双眼的陈长生，说了一句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话：“因又在何处呢？”

一夜时间过去。

晨光洒落青山的那瞬间，陈长生身上的异香骤然敛没，再也闻不到丝毫，他恢复了从前的模样，青山里的万千奇兽还有云后那道恐怖的身影，也不知何时离去了。

余人看着沉睡中的师弟，终于不再惊慌，嘘了口气，想要擦掉额头上的冷汗，才发现肩膀因为拼命地摇了一夜的扇，而痛得无法动作。

陈长生睁开眼睛，醒了过来。虽然沉睡一夜，但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神情痛苦的师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问道：“师父，我这是怎么了？”

中年道人看着他，沉默了很长时间后，说道：“你有病。”

按照中年道人的说法，陈长生的病是因为先天体虚，身体里的九段经脉不能相连，昨夜的异香，便是神魂无法接续循环，只能被迫随着汗排出，那些汗水里面是人不可或缺的神魂精华，自然带着一种异香，这是一种怪病。

“那……您能治吗？”

“不能，没有人能。”

“不能治的病……那是命吧？”

“是的，那就是你的命。”

自10岁生辰之后，那只白鹤便再也没有来过青山，京都那边断了消息，婚

书的另一方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陈长生偶尔站在溪畔，看着西方，会想起这件事情。

当然，他想的更多的事情，还是自己的病，或者说命……他没有变得虚弱，除了有些容易犯困之外，看着极为健康，根本不像个早夭之人，他甚至开始怀疑师父的判断。可如果师父的判断是正确的，那怎么办？陈长生决定离开破庙，去繁华的人世间看看，趁自己还能看，他要去看看传说中的天书陵，还要去把那门婚事退掉。

“老师，我要走了。”

“你要去哪里？”

“去京都。”

“为什么？”

“因为我想活着。”

“我说过，那不是病，是命。”

“我想改命。”

“八百年来，只有三个人改命成功过。”

“那都是很了不起的人吧？”

“是的。”

“我不是，但我也想试试。”

京都，陈长生总是要去的，无论能不能治好自己的病，他总是要去的，不只是因为他要改命，也因为婚书的另一方在京都。

他收拾行李，接过余人师兄递过来的那把小剑，转身离开。

14岁的少年道士，下山。



第一章 我改主意了



“那少年是个什么样的人？”

“很沉稳，坐了半个时辰，姿势都没变过。只在最开始的时候喝了一口茶，应该是出于礼貌，其后便没有再喝过……事实上，那第一口茶他也只沾了沾唇，不像是拘谨，更像是谨慎，心思深沉，戒备心很强，甚至隐有敌意。”

“看来是个聪明人，至少有些小聪明……多大了？”

“14岁。”

“我记得应该也是这般大。”

“只是神情太沉稳，看着总觉着要更大些。”

“就是个普通人？”

“是的……气息寻常，明显连洗髓都没有经历，虽说看不出来潜质，但已经14岁，就算重新开始修道，也没有太好的前途。”

“就算有前途，难道还能和长生宗掌门弟子相提并论？”

“夫人，难道那婚约是真的？”

“信物是真的，婚约自然也是真的。”

“老太爷当年怎么会……给小姐订下这么一门亲事？”

“如果老太爷还没死，或者你能问出答案……开门，我去见见他。”

伴着一道吱呀声，房门缓缓开启。清丽的阳光，从院外洒进室内，照亮了所有角落，照亮了夫人明媚的容颜和她手里紧紧握着的半块玉佩。先前与她对话的那位老嬷嬷站在角落里，浑身被阴影遮掩，如果不仔细去看，甚至很难发现。

夫人在老嬷嬷的搀扶下，向室外走去，如风拂弱柳一般缓步前行，头发里